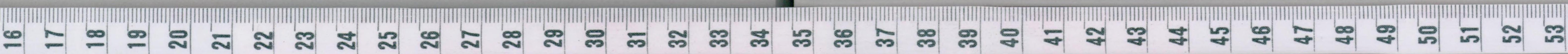


欽定康濟錄

一

特1
203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康濟録4巻』 請求記号 特1-2030

ガラス使用

清
陸曾禹著

欽定康濟錄

紀藩
含章堂藏

刻康濟錄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之所
以為大寶者能發政施仁以安濟生民也是
故先王奉若天地建邦國樹公侯承以大夫
師長其云為舉措無非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者所以兆民致變雍之化八荒開仁壽之域
良有以也秦皇燧人邈矣義農以來列聖相
承與夫九輔六相五臣十亂之屬從事於正

德利用厚生其政法布在方策者彌近彌備
至于有周幾以尚焉後之明后哲相及循吏
良二千石以至効一官稱一鄉者孰不聞由
古先聖王孜孜焉存心於生民加志於救荒
哉夷考其事雖或王霸粹駁之不同然其期
於濟恤歸乎治安一也夫人之讀書學文多
識前言徃行以蓄其德豈特爲博物君子稱
從行祕書而已哉固將舉而施諸世也大學

特1-2030

之明德親民中庸之成已成物不其然乎宋
范文正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程明道曰一
命之士苟存志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朱晦
翁請以社倉經界之法行于諸路古人之所
自任可以見已前輩稱明道晦翁爲真儒而
非楊龜山魏鶴山之徒空言談道無撥亂匡
時之略者爲是之故也清錢塘縣監生陸曾
禹所集救荒譜一書彙輯歷代濟民之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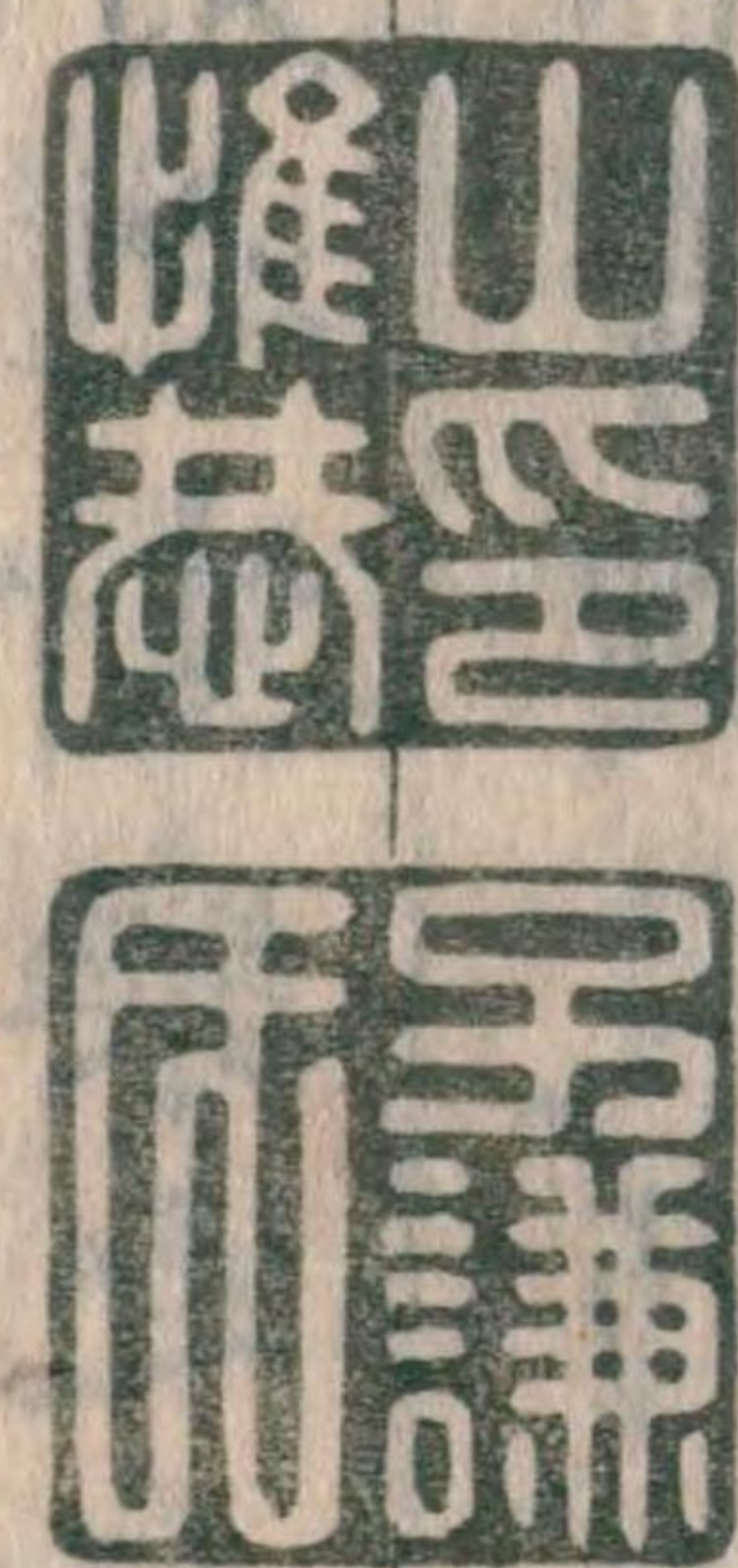
善政附以已見詳明的實使人展卷犁然指
諸掌可舉而行焉厚於天下後世可謂至矣
吏科給事中倪國璉錄其大要以爲四卷而
奏進之清帝勅爲加刪潤命名曰康濟錄刊
而布之浪華木世肅得一本日州小田景福
與世肅善覽而好之謄寫藏于家景福雄豪
好學慷慨有大志文武之才也向委質於吾
藩見爲名草郡司其治郡之略得於康濟

錄者多知之斯好之矣好之斯樂之矣獨樂
之不若與人與少樂之不若與衆乃不祕諸
帳中而欲公之海內與有志于濟民者共之
因自點校而命剗刷氏如字有漫滅者無別
本可離校姑闕之以俟後日夫陸氏著之日
入之邦而景福用之
日出之邦小用之而小有効安知天下無繼
景福大用之而大有効者乎則猶景福大用

之也景福之志然後可償矣梓成俾余一言以弁其首余素好程朱之學而耻為二山氏之流竊喜景福此舉切于濟民忘其謏陋叨執簡以承役云

寬政六年甲寅春三月

紀陽 山本惟恭子謙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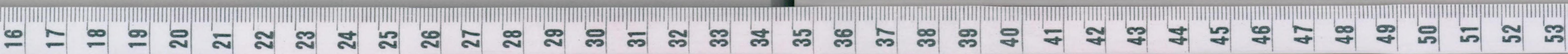


吏科給事中臣倪國璉謹奏為進呈書籍事仰惟我皇上軫念民瘼仁恩周浹遇各省偶有歉收隨即多方補救賑備施不惜宵旰之勤勞以謀斯民之安飽然猶聖不自聖安益求安早滂未形疇咨早切視民如傷之懷有加無已建極錫福之道曲成不遺凡屬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思罄竭愚忱以仰佐聖治於萬一者臣忝居言職輪該進書因見同鄉已故錢塘縣監生臣陸曾禹所集救饑譜一書未經刊刻其書每條前列經史後加論說與今所進經史之體無異是以不揣愚昧錄其大要共為四卷恭呈睿覽雖書中所列條目總不出聖政之範圍然其編輯詳明似

欽定康濟錄

卷之一 奏文

...



尚有可取者。伏惟聖慈垂鑒。俯採芻蕘之一得。宥其草野之蠢愚。臣曷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奏。乾隆四年十月二十日。奉上諭。吏科給事中倪國璉。奏進救饑譜四卷。猶有鄭俠繪圖入告之遺意。甚屬可嘉。著南書房翰林詳加校對。畧為刪潤。命名曰康濟錄。交與武英殿刊刻頒發。倪國璉著賞。賜表裏各二疋。以示獎予。欽此。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親王弘晷
總閱
經筵講官太保議政大臣保和殿大學士總理兵部事務世襲三等伯鄂爾泰
經筵講官起居保和殿學士兼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世襲一等伯張廷玉
南書房校對
吏部右侍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特溥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

和

親

王

弘

晷

總閱

經筵講官太保議政大臣保和殿大學士總理兵部事務世襲三等伯鄂爾泰

經筵講官起居保和殿學士兼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世襲一等伯張廷玉

南書房校對

吏部右侍郎

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特溥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臣梁詩正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汪由敦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鄂容安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世襲三等伯臣張若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彭啓豐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介福

翰林院修撰臣金德瑛

翰林院編修臣秦蕙田

翰林院修撰臣莊有恭

武英殿校對六日十四日奉

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勸宗萬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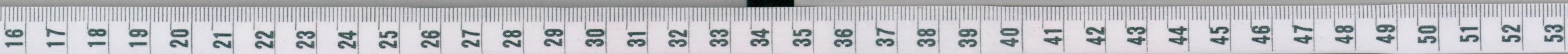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學健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學士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田志勤

翰林院編修臣董邦達

翰林院檢討臣唐進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李清芳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郭肇鏞

校刊 臣 費應泰

拔 貢 生 臣 盧明楷

拔 貢 生 臣 薛世楫

拔 貢 生 臣 廖名揚

拔 貢 生 臣 徐顯烈

拔 貢 生 臣 王積光

優 貢 生 臣 王男

恩 貢 生 臣 曾尚渭

拔 貢 生 臣 李長發

拔 貢 生 臣 程元林

監造 臣 永保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八次 臣 雅爾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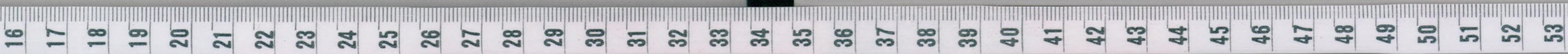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六次 臣 永保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二級 臣 雙玉

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加一級紀錄二次 臣 西寧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 臣 胡三格

監 造 臣 恩克



- 五借國帑以廣糶糴
- 七禁遏糶以除不義
- 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 十一安流民以免顛沛
- 十三乞蠲賑以紓群黎
- 十五育嬰兒以慈孤幼
- 十七弭盜賊以息奸宄
- 十九撲蝗蝻以保稼穡
- 六理囚繫以釋合冤
- 八發積儲以救困窮
- 十開粥廠以活垂危
- 十二勸富豪以助濟施
- 十四興工作以食餓夫
- 十六視存亡以惠急需
- 十八甘專檀以奮救援
- 二十貸牛種以急耕耔

第四卷

事後之政 目六

- 一贖難賣以全骨肉
- 三必賞罰以風繼起
- 五尚節儉以裕衣食
- 二憐初泰以大撫綏
- 四籌匱乏以防薦饑
- 六敦風俗以享太平

附錄

- 摘要備觀
- 賑粥須知
- 捕蝗必覽
- 社倉條約

欽定康濟錄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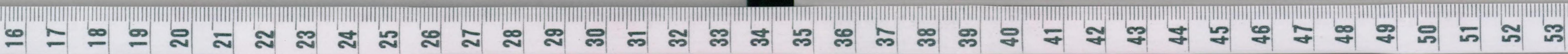
清 錢塘縣監生 陸曾禹 著

日本 紀州名州郡奉行日州小田仲卿 閱

前代救援之典

總叙 聖賢之治天下。豈不欲斯民含哺鼓腹。日遊于太和

之世哉。無如水旱之災。堯湯不免。使無良策以處之。致民
 有饑餒之憂。流離之患。如保之懷。肯愬然乎。於是以不忍
 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荒政從之而出矣。是政也。非譜而
 何。夫古有治譜。欲其前後相師。以修其政令。何獨至于救
 饑。而不以前人為譜哉。爰集聖賢之言行。已昭救濟之謀。



獸者。或總列於前。或分陳於後。果能倣而行之。惠我元元。如登大有。是譜也。不猶有脚之陽。春力可回天者耶。常目在焉。蒼生幸矣。

唐堯之為君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視之如父母。

謹案三稱我字。是聖人以全副精神。注之一肩。任來之意。四海雖大。若以我之為君。有一民為饑寒所困。而陷於法網者。非我之教養有虧歟。故朝乾夕惕。澤潤生民。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也。

虞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謹案大舜認定民是吾之民。愠必為之解。財必為之阜。方遂其惠養元元之意。昔令凶年饑歲。流離失所。而不急為軫恤哉。

商湯因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謹案湯在位三十祀。而遇大旱之年。共有七。民無菜色者。要非無備而能然也。禱之尚如是之切。上蒼有不為

之感動哉。是六事之責不可少。而九年之蓄。尤不可缺也。

周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十倍。最聚也。

謹案 穀不積。不足以救饑。令不嚴。不足以懼民。嚴令積穀。聖王權變之道也。卽預備不虞之典也。尚父不云乎。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安不忘危。敬勝之事也。故雖禾黍油油。必令倉箱盈足。誠以豐年多蓄。則饑饉可無虞耳。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

註云。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

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

無逸之訓。以戒成王。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豈獨成

王之所當知哉。實千萬世人主之準則也。

孔子自魯適齊。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

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玉帛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

民之禮也。

謹案 時當饑饉。若不節一人之用度。救萬姓之流離。天

命民畀之際。豈不大可畏耶。故夫子以此告之。使景公



急以救民為事也。

易經益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大全云。恩由上究。非僅一切轉移之術。始為益之名者也。要在制民常產之外。若山林川澤之利。損以與民。貨稅田租之類。量加蠲免。如是益下。而民有不欣欣然盡發愛戴之心者歟。

書經。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謹案。舜之民。曷嘗阻於饑哉。然舜以黎民非百穀不能生其身。非后稷莫能教其耕。故必諄諄戒勉。益見聖主

賢臣。安不忘危。豫備不虞之意耳。

詩經。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宋董熠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謂慰安人心。然山川

禱祀。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至七章言靡人不周。無不能止。非當時有實惠及于民。安能如是。

春秋。魯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憂閔。元服避舍。躬節儉。紉女謁。輟樂。休工。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



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侃等九人。率羣臣禱于山川。天即為之大雨。

謹案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長民者之惠愛蒼生耳。苟能

遇災而懼。恤民之瘼。更新善政。天將消其災而錫之福

矣。從古天人相感之理。如響應聲。夫豈獨僖公一事哉。

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謹案無二年之蓄。尚非其國。後之各省。其所蓄不知有

幾。隋唐行之而有效。紫陽施之而見功者。社倉也。庶幾
乎其得之歟。夫粟既積之於京師。復徧之於天下。倉箱
足而積貯豐。小民將擊壤而歌矣。聖人所以能樂民之
樂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

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太幾。七曰告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十二曰除盜賊。

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

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二曰除盜賊。安良民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

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

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二曰除盜賊。安良民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



曰安富。

謹案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而無荒民。其所以無荒民者。必上之人。有以豫備故也。即富者尚欲安之。况老幼貧窮疾病之類。有不在其懷保之中耶。嗟夫。政之不可偏廢。如人身之脈絡。不可一經不治。致令其受病也。世之為政者。果能視此而無愧焉。康阜之休。旁敷四海矣。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太禋。太禋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嗛同歉。不滿意也。

明邱濬曰。君食不兼味。以下。即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如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于心安乎。

齊糴賤桓公恐五穀之歸於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於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為困京以藏穀。

謹案桓公之慮固深。管子之智更美。倘不賞一二人。以風眾人。其誰我從。此所謂藏富于民。而君不致獨貧者也。曷嘗盡斂于太倉之內哉。夫大國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然則交相致益。而後富強可用于天下。



周惠王十七年十二月。衛文公立。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謹案 治國不可以縱欲。守位貴從乎民好。膺民社者。治本是圖。躬行節儉。則恩膏沛于萬姓。菽粟足于倉箱矣。懿公好鶴。而文公能勤民布政。不數年間。國以富厚。民用和輯。人主好惡之間。不可不慎也如此。

周敬王四十年夏五月。熒惑守心。宿名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

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謹案 觀景公之言。蓋不專為一身而憂之矣。相是股肱。民為邦本。此數語。何嘗有意格天。而天則為之格矣。可見天人感應之理。原在乎呼吸間。子韋知其理。而候之。果徙三度。仁哉。景公。智哉。子韋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附。是兩匱之勢也。



謹案理勢明則言辭達文侯之論增賦不事支流旁幹直能探本窮源賀者應慚偽者宜懼君子知此民困必蘓非社稷之福哉

李悝為魏文侯作平糶法曰糶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糶二下熟糶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以糶于民故雖遇水旱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日益富強

謹案收糶于豐熟之時出糶于荒歉之日務必平價而

止民農皆不令傷非法之出于萬全耶有何水旱之足慮嘉謀若此食祿何慚在位者鑒此類推廣其仁術不負敦本愛民之君子矣

漢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謹案文帝以草木羣生之樂其樂因念吾民窮困之顛連廣其仁術賑貸並行是陽春之所不及者文帝得而及之矣否則枯木有時暢茂窮簷赤子樂歲終身苦是草木之弗若不亦深可歎乎撫黎元者能觸景念民勿



忘先王對時育物之懷。則太和元氣長流行乎宇宙中矣。

文帝癸酉十二年。晁錯上言曰。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謹案自古以民饑而擾天下者。不一而足。未聞無珠玉

而擾其國者。也。錯勸其君。賤珠玉。寶五穀。足國之本務。其在是乎。所以稱智囊也。

景帝後元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謹案此詔專重農桑。委其貴于太守。致治之方。莫若此矣。况又令丞相不時奏聞。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周之



成康漢之文景皆以賢君稱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謹案仲舒以承流宣化責成郡守縣令此真握要之言。

大吏貴而不切散官疎而無權惟府縣官有守土之專政令聲教易與相通末俗頽風力能振作劉向素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者以其論事切中機要而立意本于正大也

武帝征和四年四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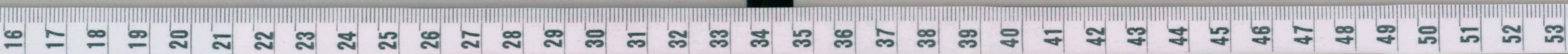
一畝三畝畝者田中之溝也廣一尺深一尺歲代處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

每耨輒附根根深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謹案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從古教稼任地各有

便宜以盡輔相裁成之責武帝為民治農事必使良才賢牧講求于隴畝之間以人工代天巧神明變化總期便民而不敢逸于圖治休哉盛業其漢治之隆歟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見蠻方飢餒困厄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群蠻而降之蠻地遂平均未至先自



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謹案天災可畏。飢徧蠻方。設或再加。困鬪血刃者固多。

僵仆者要亦不少。豈好生之心哉。監軍矯制而諭之降。

既得上國之體。且服小醜之心。以仁布德。以智全仁。宜

乎上之獎賞矣。後之銜命闔外者。其將以此為法乎。

明帝永平三年。大起北宮。時天大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謁

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

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謹案蒼蒼者天耶。孰謂理居元渺。一時無以格之哉。當

時勞民傷財。人心不安。而天意示警。僕射免冠切諫。上

卽罷役。時雨降而禾稼生。可見風雨之調和。原在人心

之喜豫。蓋心和而氣和。氣和而陰陽交泰矣。王政本符

乎情理。天心總寄于民心。信哉。

和帝永元五年。遣使分行三十餘郡。凡貧民之不能自食

者。悉開倉賑給。

謹案和帝年十四五。能恤貧民。能除竇憲。亦云賢矣。第

天性聰明。不如聖學日躋深邃。孰謂師保翼助之功。迂

闊而不可近哉。

安帝時。皇太后鄧氏。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



救災危。故雖有水旱交侵。宇內復寧。歲仍豐稔。是勤政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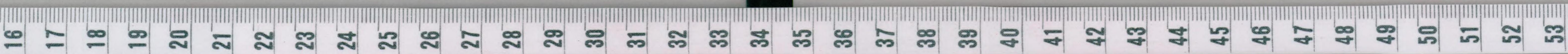
謹案民不賴君何能活于凶歲君不得民何以享其太平此君民一體之意也假如手足有病而心腹獨能舒泰乎皇太后達旦不寐以救饑民世稱賢后良有以也桓帝永壽三年春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

化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

謹案古之帝王每求直言時開言路民情得以上達使閭閻疾苦無時不昭揭于九重是以政令所布深愜民懷惠澤所流且周百世而嘉謀嘉猷并籍以垂光於千載耳

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謹案國之賴民猶魚之藉水魚無水則不生國無民則難與治三國之主強半稱雄皆置其蒼生于溝壑哉但



遣使之中。又貴擇人。必得公平廉幹。精明寬厚之臣。而後可。蓋百萬生民之命。懸于一人之手。豈云細事。細閱其史。無所貶。亦曰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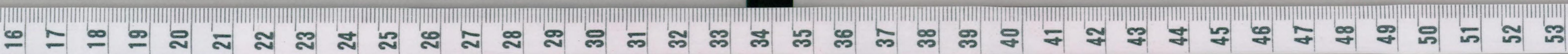
北魏高宗和平四年十月。以定相二州。實霜殺稼。免民田租。承明元年八月。以長安二蠶多死。免民賦之半。

謹案稼與蠶。小民養生之本也。苟於此而無所得。衣食已虧。催科再急。不迫人于盜藪也鮮矣。今魏不特因霜害稼而免其田租。且緣蠶息無收。而蠲其半賦。恩何溥哉。仁哉斯制矣。

高祖大和二十年。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於乙酉。群臣皆

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其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謹案君心即是天心。君能以萬民為心。天未有不以一人為念者也。民未饑而君已饑。天昔負愛民之君乎。北魏高祖輟膳三日。而時雨降。可見感通之理。原在君心。



君之愛民。正所以愛身。天之愛君。原欲其愛民。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則有三。合之則一體。理本相通。道無二致。敬天勤民者。所當三復斯旨。

城陽王徽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賑救民災。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加安北將軍。

謹案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備位大藩。而不知為朝廷。宣布化。子惠黎元。忝厥職也。甚矣。觀安北將軍之明斷。先給後表。一轉移間。深合古名臣愛護百姓之至意。後

之君子。可勿鑒諸。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吳郡大水。錢塘升米三百。以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兼散騎常侍。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開倉廩賑飢民。凡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者。悉判遣之。百姓蒙賴。

謹案美哉元嘉之政。可見稱于天下。後世者。蓋由飢饉之年。令臣便宜從事。無一人之不被其澤也。民當枵腹離散之際。誰不思邀惠于朝廷。以生其骨肉。倘巡行拯恤者。惠此而失彼。有始而無終。民受虛名。仍無實濟。何煩此使為哉。演之得便宜之權。免掣肘之患。小者不遺。



于黃口壯者可釋于囹圄。尚有浹如淫雨。並垂于空釜。鵠衣之止歟。古云。上有便宜之令。下無專擅之臣。信哉。此言也。

唐元宗開元十五年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民。何以自給。朕當守興思有勞。旰食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曰。百姓屢空。朕孰與足。言念于此。良所疚懷。又聞京畿及關輔有損田百姓等。屬頻年不稔。久乏糧儲。雖今歲薄收。未免辛苦。宜從蠲省。勿用虛弊。至如州縣不急之務。差科徭役。并積久欠負等。一切並停。其今年租八等

已下。特宜放免。地稅受田一頃已下者。亦宜放免。

謹案開元之政。大有可觀。即此二詔。憂勤寬大之意。露于言表。此時也。宮廷肅穆。輔理承化者。多稱賢佐。是以有災即得上聞。遇荒即行補救。委曲詳盡。有實惠而無虛名。總之賤貨尊賢。去蔽去吝。四者。古昔聖賢所為。翼翼小心。守之而勿失者也。豈獨為荒政云爾哉。實萬世致治之常道也。

郭子儀因河中軍士常苦乏食。乃自耕荒田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謹案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汾陽之在河中。身體而力行之。上不致吾君憂國帑之無輸。下不苦吾民有助餉之拮据。一事舉而愛及于君民。非賢將而能若是乎。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饑。愁怨無慘。有離去井疆。業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愆期。西成何望。為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

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陝虢兩州。賜四千石。委州長吏。卽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石。京兆尹卽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嫠。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謹案制云。東作愆時。西成何望。知此而有不錫之以種子。於是流離者。可以歸鄉。徬徨者。可以止懼。窮民而無告者。可以生全。雖曰衰草荒田。不日而見青禾之盈目矣。

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賑。帝曰。淮西缺賦。不宜賑。贄曰。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謹案陸贄精白一心忠誠愛國凡所敷陳總以布達君主鴻恩體恤閭閻窮困為主所為行益道以事君者也故稱千古名臣之最

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謹案憲宗儉于宮中而厚于百姓且欲令群臣悉體此意仁哉聖心抑何自奉廉而施恩溥也從古奢靡之主恩賞雖濫而于百姓無關由其內蔽于欲而於兆庶始

屯其膏耳是故致治之道先以清靜根本之地為主

文宗開成四年七月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曰本置義倉只防水旱先給後奏敕有明文劉約所奏已為遲晚宜速賑恤

謹案文宗實乃勵精求治之主所以聞百姓之災傷咎節度之不能先給耳後之良有司蓋深明乎救災拯患之不可少緩所以干擅發廩之愆不避同事之譏一切為已利身之想毫忽不介于心一朝出粟億兆得生其慈仁智勇詎不足以昭示後人也耶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



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太祖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於是罷戶部管田務除租牛課

謹案惠在一時名垂千載于周太祖見之矣彼時若鬻

田與民斂錢在國國亦未必因是而強而已非損上益

下之誼是故牧民者貴知立國之本圖而不必斤斤焉

講求于功利則善矣

世宗顯德五年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

木為農夫田器蠶婦等置之殿廷欲均田面租稅先以元

貞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

行諸州均定田租

謹案世宗非五代之聖主耶明達不下于唐太宗愛養

彷彿乎漢文帝殿廷刻木而重農桑諸道頒圖而均田

賦在上者知儲蓄之當先得安不忘危之要道在下者

明耕耘之宜急有未雨綢繆之至計非仁政歟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

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為解者安在其

必償也

謹案世宗以仁愛之心發而為矜民之語大哉王言被

之當時而恩意浹于人心垂之簡冊而仁政昭于後世

君民一體之理深切而著明矣願致治者之日鑒在茲



也

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之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宋董熠曰。民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兩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數。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為法。

真宗咸平二年春閏三月。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

謹案治天下者。果能以朱台符之言而力行之。立見清寧。太平可奏。故為政而得其要者。若烟微而火熾。水渙而水通。無徃而不得。民安物阜之盛也。

張詠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如原價糶之。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謹案收穀粟代銀錢。至春仍依原價糶與窮民。此權宜



通變之至計也。要其心無刻不以蒼生為念。故能隨時處置。各適乎事勢之當然。而民舉受其實惠耳。自詠守蜀而朝廷無西顧憂。誠哉是言矣。
祥符六年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云。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瘼。真宗禁內臣于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

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瘞埋。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為給遺防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宋董煟曰。祖宗救災非特早傷禱祈蠲減而已。有水旱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營之方。尤為詳悉。真可端拜為矜式也。

仁宗慶曆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價踴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民。



謹案減價出糶其法最善在官無損在民有益但所發不多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又何益哉今以百萬石濟之不重米而重民知米由民出得反本還原之道窮民得食歡呼有不格上蒼而召和氣致豐年哉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蝗澇時霸州汝水縣不依編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汝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况有災傷而不為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自判官知縣司戶主簿罰銅各有等差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

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謹案昔人云諒輔為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發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古之良吏為民心切竟至於此今霸州諸吏蠹國病民惟銅是罰當時朝廷雖寬其責千載而下議者孰肯恕其草菅民命之愆乎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各城門相近之寺院共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謹案饑年富家藏米待價故爾踴貴今官米減價出糶自不得不爭先出米而賤賣然非循環糶糶彼知官米有限仍弗賤也



吳遵路既俵米與民。又令採芻薪。出官錢收買。向常平倉。糴米歸養老稚。計買柴共二十二萬束。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柴薪。卽依原價。令其買。公發賣。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謹案出官錢收柴草。既不令彼苦于難賣。寒冬仍令販。公又得趣錢。一小事。而令民兩番獲利。非救荒之奇策。而何。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粟于朝。得萬斛。爲流者給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則日給廩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葬無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妬其功。欲有以撓之。旣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明陳龍正曰。男女異墟。禮行于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見而感服。蓋仁政之動人。有以化其偏私而發其天良也。

蘇耆。陝西轉運司。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東京轉運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于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于君。無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謹案民之竟日而不可無者食也。至數日則死矣。手握生民之權。坐視而不救。仁者當如是乎。蘇者深明春秋之義。寧甘自罪。不累同僚。識力擔當。獨超千古。豈庸愚之有司所可及哉。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斗。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使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謹案民可救而恩未逮。心雖切而事不奮。雖有仁心而不繼。以仁政終未有以溥朝廷之德澤也。許尹決水溉

田。寧甘自罪。有猷有為。非良牧而何。

神宗熙寧七年夏四月大旱。帝語翰林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弊。會鄭俠繪所見為圖。上之於帝。閱後竟夕不寢。遂慨然行之。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謹案昔范鎮云。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歎。上薄天地之和耳。故新法一罷。民心悅而天道應。時雨立沛。凡君臨天下者。可不以民情而感通天意耶。



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當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所
被者有幾鄉當廩於官者有幾何溝防興築可徇民使治
之者有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許富家可募出粟者
有幾姓僧道士所食之羨餘書於籍者其幾有存使各書
以對而謹其備時得粟四萬八千餘石自十月朔人日給
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相蹂也使男女異日受粟人受
兩日之糧憂其流亡也城市鄉村立給粟之所共五十七
處使各以便而受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出官米平價而
糶糶所共一十八舖使糶者便於受粟給工食大修城池
病者醫死者埋收棄兒廩窮人至五月而止事有未便者

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輒行事無巨
細必躬親之民賴以生

舊評云其施雖在於越中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
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
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之計者則
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
越得所施行樂為之識

徐寧孫賑濟饑人其策有三第一策本州縣當職官盡實
抄割果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食者大人小兒籍定
姓名數目將義倉米逐鄉逐鎮逐坊逐巷分散賑濟處處



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如無上戶士人處則請耆老忠厚者置冊收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而給之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減半凡州縣市鎮鄉村並令同日同時支散以革重叠冒請之弊乞丐等人亦同日同時別作一處支米不得滾入饑民賑給第二策糶賣米麥本濟窮民奈有在市牙儻與有力滑徒令匪人假爲窮民裝飾冒糶支且又串同斛手單賣與奸詭相知之輩不及村落無食之民卽有糶得窮民已是將畢之際強半糶穀糠粃弊實無窮遂令本州縣立賞錢一百貫令人舉首務要及於鄉民無許冒濫其第三策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爲五處每

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二名抄劄饑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并小色旗候支散及數前來賑濟散了一旗再散一旗不許亂赴請所蓋事貴循序不得併在一處挨擠喧鬧

謹案此三策皆救荒之要則缺一不可不然饑民不得實惠者有之滑吏奸民而倍得者有之因賑給而擠踏至死者有之熟此則人事旣多克全何患天災之忽降也

元祐初河東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有五術一曰施與得實二曰移粟就民三曰隨厚薄施散四曰擇用官吏五曰告諭免納夏秋二稅止嘉納之



謹案五事得行民在堯湯之世矣雖災而不受災之害非蒼生之幸歟不知蒼生之幸即國家之福不可二視蘇軾知杭州時值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蠲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百張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謹案蘇軾之有益於杭也最稱久遠築堤引水利濟民田至今猶多賴之蓋不獨救荒一事之請蠲減糶也從古名賢入則度共爾位曲體君心出則利濟蒼生為國霖雨固非僅恃文辭末技鋪張揚厲以干名舉已耳繼軾而為刺史者其無務為文章以與軾相較優劣然後

可。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敢言者矣

謹案知明處當然後可以論國家大體祖禹賢臣也洞悉民情因申說奏災之不可罪言簡而理勢盡該正足以濟其封還奏章之力

高宗紹興中詔拯濟原為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

欽定康濟錄 卷之二 合章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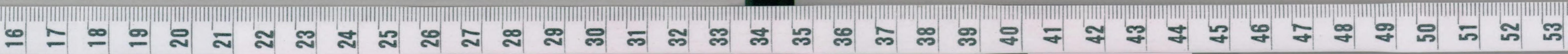
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陳龍正曰。守令之賑城市。遺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忘所不見耶。夫窮民惟鄉村最多。以彼蠢愚無知。或生平畏見官長。忍餓不敢出。或事歸里正保長。任意欺瞞。或保正胥吏勒索使費。強匿戶口。種種情弊。百出不窮。此處正宜盡心查察。可聽其遺漏。而一任窮民之無告哉。

孝宗淳熙九年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

熹。以備賑糶。詔發所儲和糶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九月。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賑糶。○十一年六月。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之闕。謹案小民得分釐之惠。感激已殷。况在饑年。其欣幸也。莫可言狀。又况賑糶賑濟行之不倦。更日有所得哉。故南渡之賢君。當推孝宗為第一。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既拜命。即移書他郡。廣募米商。蠲其稅。及至。客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已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覺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由是所部肅然。
◎朱子又嘗言於上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謂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謹案愛民之政。身不力行。知之無益。行之不早。救之無益。所以朱子一聞上命。卽刻力行。招商訪困。不辭獨歷深山。以生餓殍。使州縣聞之。無不惶懼奉行。是一人之所活有限。而諸吏之救人無窮矣。非賢者而能之乎。朱子文章不可及。其政事乃如此。此其忠君愛民之心。曷

常有須臾之間哉。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狡吏導民而然。仲元入白曰。野無青草。公曰。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免稅。

謹案愛民之人。當此一邑流離之日。恨不能奮身以救。故見親民之官。惟以宴飲為樂。而不計及民瘼。一腔慈惠之心。不得不激為直懇之語矣。凡諸守令。所當廣厥聰明。不蔽于近。始可與言為政之道。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發明云。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等路租賦。



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是亦可謂惠愛乎斯世斯民者矣

至元二十二年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貫萬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

謹案帝王家能有一人以百姓為念者則四海盡受其福矣况太子哉羨餘之獻皆民脂民膏加派苛征而來者也聚斂之臣聞此言也亦可以知所警矣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

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謹案急于救民者有不待再計而決也使稍有所吝或令檢踏或令移民必有無限躊躇之事矣總之惟明惟斷乃能推實惠以予民

成宗大德七年詔比歲不登賑飢乏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者尚衆今內郡曾經賑濟入戶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飢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糧被災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已財周給貧乏者具實以聞量加旌用

謹案不登之歲蠲賑之外窮黎賴富室以得生富民因



濟困以榮身亦荒政權宜之一法也。

大德十一年江浙飢中書省臣言杭州一郡歲以造酒糜米二十八萬石禁之便。

謹案以必需之物置之可省之途者以米作酒是也無酒人不害無米人不生禁之便。

武宗至大二年詔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二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並行蠲免○三年十月詔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去處今歲被災人戶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謹案蠲之為言惠民之政也然亦貴及時否則追呼早迫杼軸已空恩詔來自九重而國課已納于百室此際上有隆恩下無實惠中間吏胥有私飽其囊橐而已奉宣德意者所當實心實力別弊釐奸為要。

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今當春首耕作之時。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勤守令親詣鄉都勸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水旱盜賊等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踐踏田畝。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謹案蒼生愚賤。全恃朝廷之經綸以安。果如是之經理。

咸宜施無不當則民自享盈寧之福矣撫民者所當條列其事而行之庶無負司牧之責

明太祖吳元年六月不雨上日減膳素食群臣請復膳上

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

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

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下令免今年田租

謹案太祖以蠲租為寬民之力以民心為天心是窮源

而得本矣尚肯困民而拂天乎有明數百年開國規模

最稱寬厚于此亦可得其一二

洪武初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

時府倉儲糧十萬餘石知府費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

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

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

謹案民之為盜多迫于無可如何耳有司已得其情自

宜及早招來予以自新之路仍為治世良民但救之貴

早遲則積惡多而不可屈國法以徇民救之貴有權有

力否則適以弭盜而奸民易肆其詐譎此一等處置非

精明強幹而又能保惠黎元者皆不足以語此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上諭戶部曰朕捐帑帑之資付天下

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



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
即令天下有司自今凡遇飢歲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
奏聞著爲令

謹案飢民之待食如烈火之焚身救之者刻不可緩即
以一日試之亦無不驗使必待往返而後發粟賑濟生
者尚可邀恩死者焉能復活太祖命先貸後聞四字之
中仁心仁政悉包羅無遺矣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朕爲天下主所務在安民而已近
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
獲罪于天此亦朕任匪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

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十一
年正月上詔通政司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
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悉記之境內災
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

謹案守土之人往往不肯以災傷報者意欲處于賢人
君子之列以爲我能愛民而天災不至殊不知匿災不
達遲悞之愆正大成祖深明其事非睿哲之主乎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民大飢競拾草實爲
食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竈悉
傾頽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



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災荒處已經奏免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毋懼擅發予見皇上當自奏也至京果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皆朕之赤子哉

謹案太子之過鄒也始以民隱不上聞為可歎繼責執中身為民牧絕不動心為可恨三言飢民與死為隣猶語秋糧為可笑心切愛民語皆循序堯舜之仁不過如

此後永樂復以麥舟為喻父子一心善人是則國祚之永宜矣

仁宗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何似對曰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糧如故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併罷官買士奇對曰當令戶工二部知之上曰救民之窘當如拯溺救焚慮國用不足者多有不決之意命官具紙筆令士奇等草詔于西角樓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今可語二部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荒無收亦宜別之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



民寸寸計較耶。

謹案仁宗此詔莫言蠲租卽此一番婉轉深心亦不易觀令人見之感德于數百年之後而况身逢其世乎含宏廣大直與天地同符

宣宗宣德九年正月巡撫周忱奏內有云臣將各府秋糧查其數內有北軍京職俸米一百萬石該運南京各衛上倉聽候支給計其船脚耗費每石須用六斗方得一石到倉臣嘗奏乞將前項俸米一百萬石于各府存收着令北軍軍職家屬就來關支可省船脚耗米六十萬石又免小民搬運之勞荷蒙聖恩准行遂得省剩耗米六十萬石欲

于蘇松常三府所屬縣分之各設濟農倉一所收貯前項耗米後遇青黃不接車水種田之時人民缺食者支給賦濟奉旨准行小民俱有賴焉

謹案位鎮封疆原非凡品此時若不救濟蒼生上紓君父之憂以為本固邦寧之計豈不有辜屏翰撫綏之職乎今奏減六十萬石以惠窮黎大臣經濟于此始稱無愧

世宗嘉靖八年山西大飢叅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愍飢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座消釋厲氣三曰救貧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



斂乞截畱住徵。以俟豐年。五日。信告令乞勸分菽粟。六日。推糴買乞令無閉遏。七日。謹預備乞申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廩庾空虛。八日。恤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恤。勿使群聚思亂。戶部覆議行之。

謹案嘉靖繼統之後。連歲飢荒。其所以寧輯者。諸臣匡救之力耳。王參政八議。與林僉事同在一時。誠皆一路之福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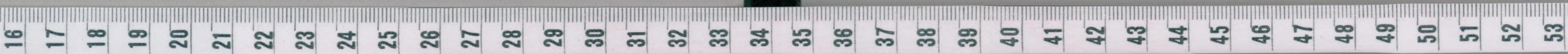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疏。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謂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于近。莫不便於拘。宜各遣行人。賫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為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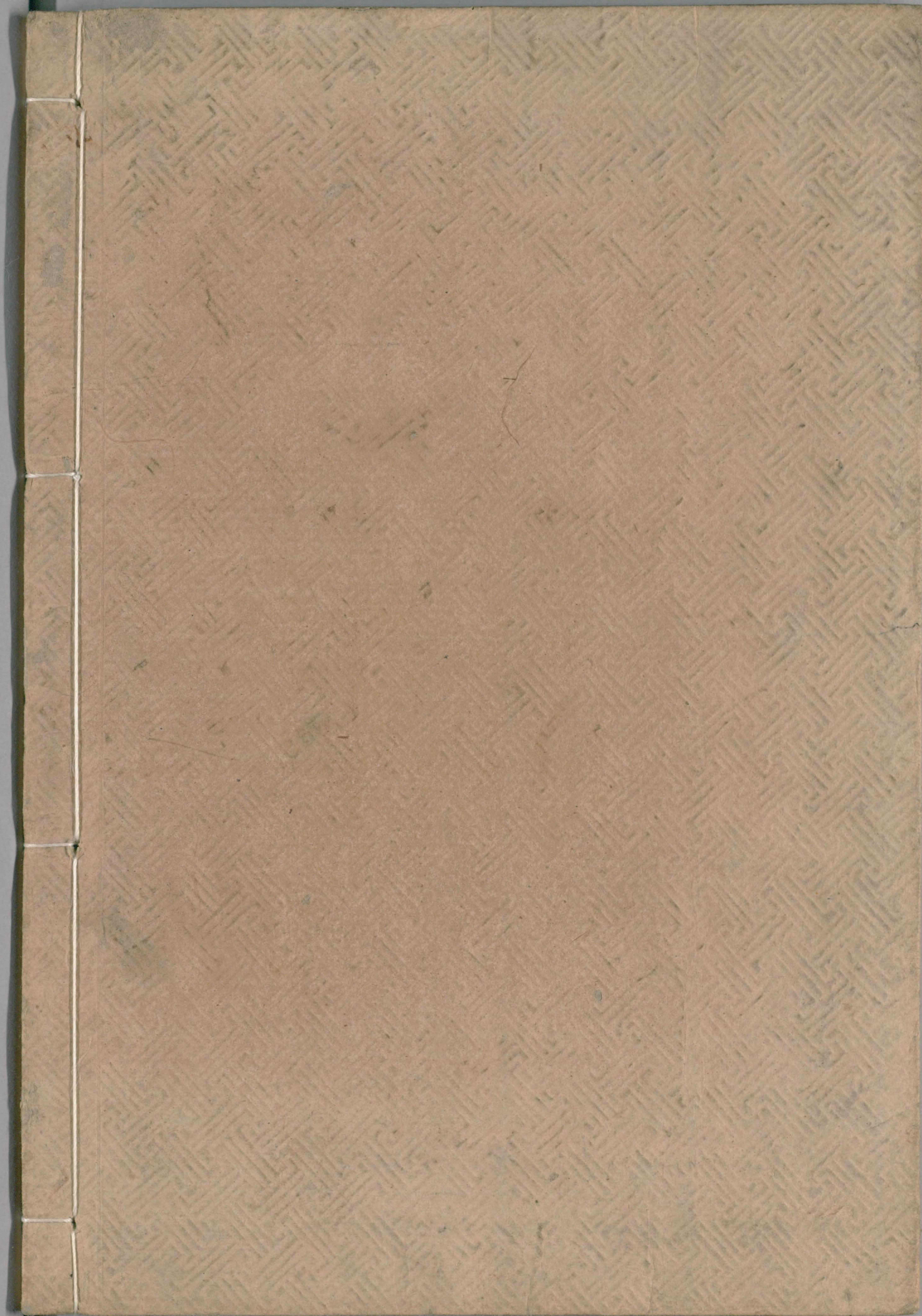
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卽粟。麥黍菽。凡可救飢。皆得輸于倉庫。計值請割。受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黜陟。卽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制可。

謹案時當儉歲。人皆以便宜請。則民之全活者多矣。何也。救荒貴速。而惡遲。文德所言。凡可以救民之飢者。皆得上納。是收涓滴之清流。而沛恩膏于涸轍矣。飢者不飢。流者不流。非若寒谷之回春歟。

欽定康濟錄卷之一終

特1
203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欽定康濟録4巻』 請求記号 特1-2030

ガラス使用